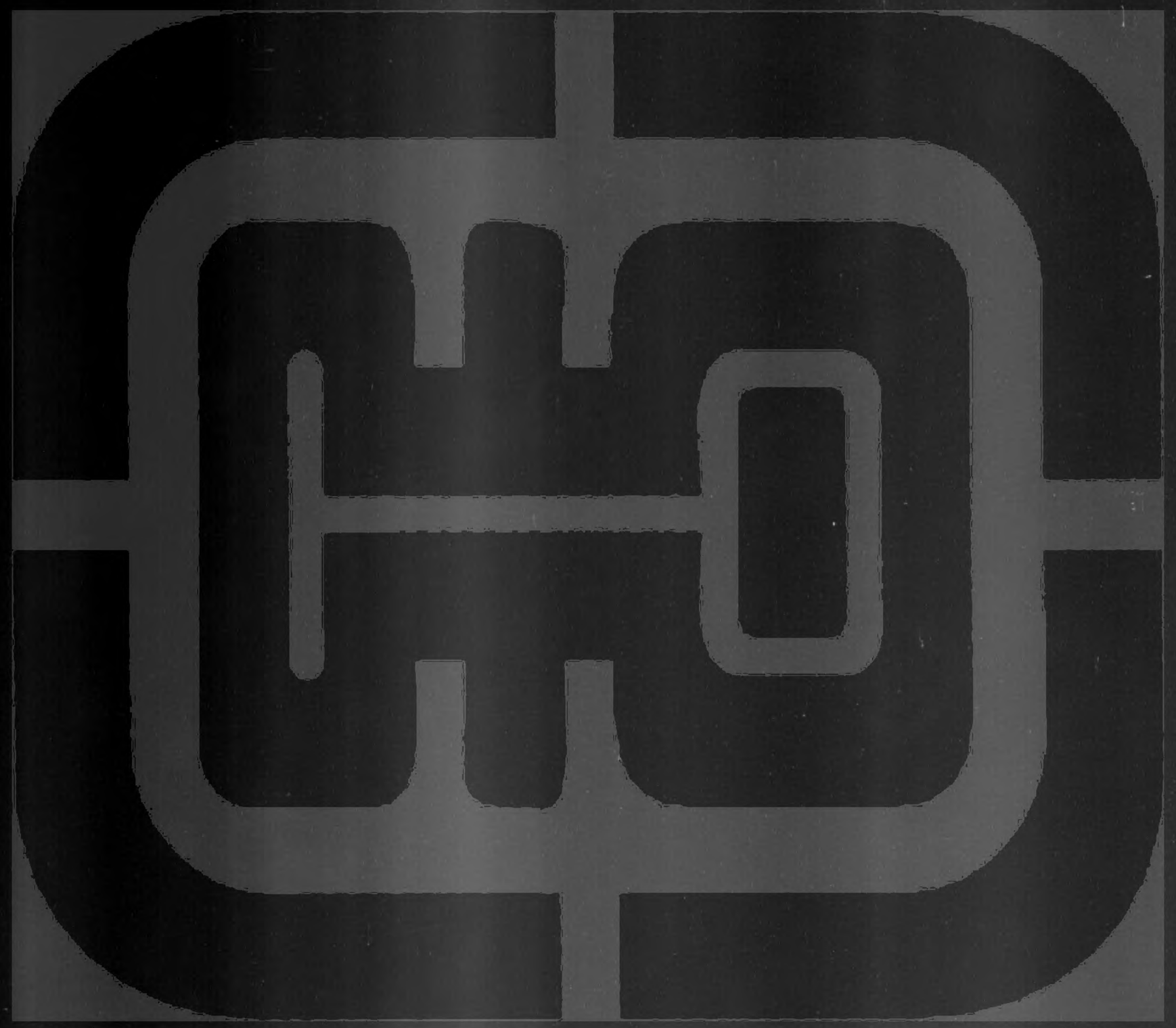


前秦錄五　　春秋卷第三十七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苻堅中

建元八年春二月以清河房曠爲尚書左丞徵曠兄默及清河崔逞燕國韓胤爲尚書郎北平陽陟田勰陽瑤鶩之子也爲著作佐郎郝晷爲清河相皆關東士望王猛所薦也冠軍將軍慕容垂言於堅曰臣叔父評燕之惡來革也不宜復汚聖朝願陛下爲燕戮之乃出評爲范陽太守燕

之諸王悉補邊郡三月詔關東之民學通一經才成一藝者所在郡縣以禮送之在官百石以上學不通一經才不成一藝者罷遣還民復魏晉士籍使役有常其諸非正道典學一皆禁之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堅之僭頗留心儒學乃親臨太學考學生經義上第擢叙者八十三人堅以境內旱課百姓區種懼歲不登省節穀帛之費大官後宮減常度三等百僚之秩以次降之是時有大風從西南來俄而晦冥恒星皆見又有赤星見于西南太史令魏延言於堅曰於占西南國亾明年必當平蜀漢堅大悅命秦梁密謀戒嚴夏五月以高平徐攀爲琅邪太守攀綏之以舊恩撫之也六月癸酉冀州牧王猛入爲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特進常侍持節將軍侯如故陽平公融爲使持節都督六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冀州牧融將發堅祖于灞東奏樂賦詩秋八月丞相王猛至長安復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辭曰元相

之重儲傳之尊端右事繁京牧任大總督戎機出納帝命文武兩寄巨細並關以伊呂蕭曹之賢尚不能兼況臣猛之無似乎章三四上堅不許曰朕方混一四海非卿無可委者卿之不得辭宰相猶朕不得辭天下也猛既爲相堅端拱于上百官總已於下軍國內外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國富兵強戰無不克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於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貿販於道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楊槐（車頻秦書作兩邊種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棲英彥雲集誨我萌黎堅勑太子宏及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陽平公融在冀州高選綱紀以尚書郎房默河間相申紹爲治中別駕清河崔宏爲州從事管記室融年少雅敬之未能盡從後紹出爲濟北太守融屢以

過失聞數致譴讓乃自恨不用紹言融嘗坐擅
起學舍爲有司所糾遣王簿李纂詣長安自理
纂憂懼道卒復遣燕尚書郎高泰往事遂得釋
許具泰傳冬十一月都督北藩諸軍事鎮北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朔方桓侯梁平老
建元九年春三月魏昭成帝復使燕鳳來聘夏
四月天鼓鳴有彗星出於尾箕長十餘丈或名
蚩尤旗經太微掃東井自夏及秋冬不滅太史
令張猛言於堅曰尾箕燕之分野東井秦之分
野今彗星起尾箕而掃東井害深禍大十年之
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燕當爲代所滅慕容
暐父子兄弟凶虐也我之仇讐而布列朝廷貴
盛莫二臣窃憂之宜剪除渠帥以寧皇泰若旦
誅鮮卑不夕滅彗星者臣請就妖言之戮堅不
納更以暐爲尚書垂爲京兆尹冲爲平陽太守
陽平公融聞之上疏曰臣聞東胡在燕歷數彌
久逮於石亂遂據華夏跨有六州南面稱帝陛
下爰命六師大舉征討勞卒頻年然後獲之本

非慕義懷德歸化而來今父子兄弟列官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勞舊陛下親而幸之臣愚以爲猛獸終不可養狼子野心星變如此願少留意以思天戒臣居可言之地不容默已詩曰兄弟急難朋友好合昔劉向以肺腑之親尚能極言況於臣乎堅報之曰汝後爲德未兆而懷是非立善未稱而名過其實詩云德輶如毛人鮮克舉君子處高戒懼傾敗可不務乎今四海事曠兆庶未寧黎元應撫夷狄應和方將混六合爲一家同有形於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天道助順夫惟修德可以禳災苟能內求諸已何懼外患乎秋八月晉梁州刺史楊亮遣子廣襲仇池與梁州刺史楊安戰廣兵敗績沮水諸戎皆委城奔潰亮懼退守鑿險（水經注云亮以容裘谷嶮固難援保而居之）九月安遂進寇漢川冬十月堅使益州刺史王統秘書監朱肜帥步騎二萬爲前鋒出漢川寇蜀前禁將軍毛當鷹揚將軍徐成帥步騎三萬出劍門寇梁益梁州刺史楊亮帥巴獠萬衆來

拒戰於青谷亮兵敗績奔固西城彤乘勝拔漢中徐成攻劍閣克之楊安進攻梓潼晉奮威將軍西蠻校尉梓潼太守周虓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自漢水趨江陵朱彤邀而獲之虓遂降安十一月安克梓潼晉荊州刺史桓豁遣江夏相竺瑾（一作瑗）救梁益瑾聞廣漢太守趙長戰死引兵而退揚武將軍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拒彤等於緜竹聞毛當將至成都仲孫帥騎五千奔於南中安當進兵遂陷梁益二州於是西南夷卬莋夜郎等皆來歸附堅以楊安爲右大將軍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爲鎮西將軍梁州刺史鎮漢中姚萇爲寧州刺史屯墊江王統爲南秦州刺史鎮仇池堅欲以周虓爲尚書郎虓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郎官乎遂不仕自是每入見或箕踞而坐呼之爲氐賊堅不悅後值元會儀衛甚盛堅問之曰晉家元會與此何如虓攘袂厲聲曰戎狄聚集

譬猶犬羊相群何敢比擬天朝群臣以虺不遜
屢請誅之堅待之彌厚晉益州刺史領建平太
守毛虎生辜其子梓潼太守來伐至巴西糧盡
退屯巴東是歲鮮卑勃寒寇掠隴右堅使乞伏
司繫討之勃寒請降遂使司繫鎮勇士川
建元十年春三月侍中太尉建寧烈公李威卒
夏四月堅下書曰巴夷險逆寇亂益州招引吳
軍爲脣齒之勢特進鎮軍將軍護羌校尉鄧羌
可帥甲士五萬星夜赴討五月蜀人張育楊光

等起兵二萬以應巴獠晉益州刺史竺瑤威法
將軍桓石虔帥衆三萬攻墊江寧州刺史姚萇
帥兵拒之敗績退屯五城瑤與石虔移屯巴口
張育自號蜀王遣使稱藩於晉與巴獠曾帥張
重尹萬等五萬餘人進圍成都六月育改元泰
龍秋七月張育與張重等爭權舉兵相攻登羌
與楊安等襲擊育敗之育與楊光退屯緜竹八
月鄧羌敗晉師於涪西九月楊安敗張重尹萬
于成都南重死斬首二萬三千級鄧羌復擊張

育楊光於緜竹皆斬之益州遂平羌勒銘於岷山而還冬十一月羌至自成都堅引見勞之增邑三千戶十二月有人入明光殿大呼謂堅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秘書監朱肜秘書侍郎略陽趙整固請誅鮮卑堅不聽

建元十一年春正月長安大風宮中樹悉拔遣使巡行四方觀風俗問政道明黜陟恤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帛有差以安車蒲輪徵隱士樂陵王歡一作觀又作勸見前燕傳爲國子祭酒堅雅好文學英儒畢集純博之精莫如歡也終于太子少傅

夏五月清河武侯王猛寢疾堅親爲之祈南北郊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岳諸神無不周備猛疾少瘳爲之赦殊死已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款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猶如拾芥夫

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兢兢業業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秋七月堅親至猛第省疾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讐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年五十一比殮堅三臨哭之甚慟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我平一六合耶何奪我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贈侍中丞相餘如故謚武侯朝禁巷哭三日冬十月下詔曰新喪賢輔百司或未稱朕心可置聽訟觀于未央南朕五日一臨以求民隱今天下雖未大定權可偃武修文以稱武侯雅旨其尊崇儒教禁老莊圖讖之學犯者棄市妙簡學生太子及公侯百僚之子皆就學受業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受學二十人給一經生教讀音句後宮置典學立內司以教掖庭選閹人及女隸敏慧者詣博士授經尚書郎王佩讀

讖殺之學讖者遂絕又置左右鎮郎及拂盖郎是年長安樵人于城內見金鼎走白堅堅遣載取到化爲銅鼎入門又變成大鐸又有射師經嵩山望見松上有一隻白鳥似鵠而大至樹下又見一蛇長四五丈許上樹取鳥鳥欲飛蛇張口噏之鳥不得去繽紛一飡頃射師彀弓射三矢蛇落鳥得去去樹百餘步山邊整理羽毛須臾雲雷電發射師懼不得旋踵見向鳥徘徊其上毛落紛紛似如相援如此數陣雲息電滅射師得免鳥亦飛去

建元十二年春正月癸巳初高陵縣民穿井得龜大三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堅命作池養之食之以粟後死藏其骨於太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隕命秦庭即有人夢中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亾國之徵也二月下詔曰朕聞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士斯言何其驗也往得丞相嘗謂帝王易爲自丞相違世鬢髮中白每一

念之不覺酸動今天下既無丞相或政教淪替可分遣侍臣周巡郡縣問民疾苦三月遣兵攻南鄉掾之山蠻三萬戸來降夏四月下詔曰涼州刺史張天錫雖稱藩受位然臣道未純可遣使持節武衛將軍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將兵臨河西遣尚書郎闇負梁殊銜命軍前下書徵天錫入朝若有違王命卽進師撲討堅嚴飭鹵簿親餞萇等於城西賞行將士各有差是時步騎十三萬軍司段鏗謂周彪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彪曰戎狄以來未之有也堅又遣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帥三州之衆爲萇等後繼秋七月閻負梁殊至涼州天錫自以晉之列藩志在保境命軍士縛負殊射殺之遣龍驤將軍馬建帥衆二萬出拒八月梁熙姚萇王統李辯濟自青石（一作清石）津攻其將梁璨（一作濟）於河會城陷之甲申苟萇濟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纏宿城（宿一作縮）又陷之馬建懼自楊非（一作川）退還清塞

天錫遣征東常據率衆三萬助馬建軍於洪池
苟萇遣姚萇以甲卒二千挑戰涼州諸將勸據
迎擊以挫其鋒據畏萇不敢動天錫又自率中軍
五萬進次金昌城萇熙聞天錫來逼攻建益急
建帥萬人來降遂進攻據辛卯戰于洪池據敗
伏劒自殺癸巳萇軍進入清塞乘高列陳天錫
又遣司兵趙充哲爲前鋒與萇等戰於赤岸充
哲大敗俘斬三萬八千級天錫懼奔還姑臧致
戰請降甲午萇至姑臧天錫乘素車白馬面縛

羿櫬降于軍門萇釋縛焚櫬送之長安郡縣悉
降涼州平九月以梁熙爲持節西中郎將涼州
刺史領護西羌校尉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
于關中五品稅金銀一萬三千斤以賞軍餘皆
安堵如故遣使者以安車徵處士郭瑀定禮儀
會瑀父喪而止姑臧太守辛章遣書生三百人
就受業焉封天錫重光縣之東寧鄉二百戶號
歸義侯拜比部尚書長等將征天錫先爲築第
于長安至則居之以天錫晉興太守隴西彭和

正爲黃門侍郎治中從事武興蘇膺爲燉煌太守張烈爲尚書郎西平太守金城趙凝爲金城太守高昌楊幹爲高昌太守餘皆隨才擢叙梁熙清儉愛民河右安之又以天錫武威太守燉煌索泮爲別駕宋皓爲主簿西平郭護起兵來攻熙以皓爲折衝將軍討平之冬十月劉衛辰爲魏昭成帝所逼遣使求救堅遣安北將軍幽州刺史行唐公洛爲北討大都督帥幽冀兵十萬擊魏又遣後將軍并州刺史俱難鎮軍將軍鄧羌尚書趙遷御史中丞李柔前將軍朱肜前禁將軍張蚝右禁將軍郭慶帥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皆與洛會以劉衛辰爲鄉導洛壽之弟也初苟萇伐涼州遣揚武將軍馬暉建武將軍杜周帥八千騎西出恩宿邀張天錫走路期會姑臧暉等行澤中值水失期於盛漲此乃萇量事失宜非暉等罪今天下方有事宜宥過責功命暉等迴赴北軍擊代以自贖

衆咸以爲萬里召將非所應速堅曰暉等喜於免死不可以常事疑也暉等果倍道疾驅遂及東軍十一月昭成帝使白部獨孤部來禦洛兵皆不勝復使南部大人劉庫仁將十萬騎禦之庫仁者衛辰之族昭成帝之甥也洛等與庫仁戰于石子嶺庫仁大敗奔遁弱水洛等逐之勢甚窮迫昭成帝時病不能自將乃帥諸部奔陰山之北高車雜種盡叛四面寇抄不得芻牧復渡漠南洛兵稍退乃還十二月還至漢中帝病

益篤繼嗣未定世子獻明帝諱珪寔早卒太祖諱珪獻明帝子尚幼諸子每夜執兵警衛以備秦兵其族子斤說庶長子寔君曰王將立慕容妃之子欲先殺汝故頃來諸子每夜戎服以兵遶廬帳伺便將發耳寔君信之旬有二日遂殺諸弟而弒帝國中大亂時太祖母賀氏以太祖走依賀訥是夜部人來告李柔張乾勒兵趨之部衆逃潰遂平代地洛等振旅而還堅以帝庶子密咄年長遷之長安使入太學讀書堅召燕鳳問代所以

亂故鳳具以狀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及斤至長安車裂之堅欲遷太祖於長安鳳以其幼弱固請於堅曰代王初薨臣子亾叛遺孫幼冲莫相輔立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爲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讐其勢莫敢先發俟其孫長乃引而立之是陛下施大惠於亾國使其子子孫孫永爲不侵不叛之臣此安邊之良策也堅從之鳳尋辭堅東還堅下詔曰張天錫藉祖父之資承百年之業擅命河右叛據偏隅索頭世跨朔北中分區域東賓穢貊西虜役不淹歲窮殄二兇俘降百萬闢土九千五帝之所未賓周漢之所未至莫不重譯來王懷風幸職有司可速班功受爵戎士悉復之五歲賜爵三級於是加行唐公洛征北將軍以鄧羌爲并州刺史陽平國常侍晉載記曰堅既平涼州又遣其安北將軍幽州刺史苻洛爲北討大都督率幽州兵十萬討代王涉翼犍又遣後軍俱難與鄧羌等率步

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與洛會于渭翼
捷庭翼捷戰敗遁於弱水苻洛逐之勢窘迫退
還陰山其子翼珪縛父請降洛等振旅而還封
賞有差堅以翼捷荒俗未參仁義令入太學以
翼珪執父不孝遷之於蜀散其部落於漢鄣邊
故地立尉監行事官僚領押課之治業營生三
五取丁優復三年無租稅其渠帥歲終令朝獻
出入往來爲之制限堅嘗之太學召翼捷問曰
中國以學養性而人壽考漢北唔牛羊而人不
壽何也翼捷不能答又問卿種人有堪將者可
召爲國家用對曰漢北人能捕六畜善馳走逐
水草而已何堪爲將又問好學否對曰若不好
學陛下用敎臣何爲堅善其對初堅既克涼州議討西障氐羌
堅曰彼種落雜居不相統一不能爲中國大患
宜先撫諭徵其租稅若不從命然後討之乃使
殿中將軍張旬前行宣慰庭中將軍張昌飛仙
騎二萬七千隨之昌飛忿其恃嶮不服縱兵擊
之大掠而歸堅怒其違命鞭之二百斬前鋒督
護儲安以謝氐羌羌大悅降附貢獻者八萬
三千餘落雍州士族先因亂流寓河西者皆聽
還本州劉庫仁招撫離散恩信甚著奉事太祖
恩勤周備不以廢興易意常謂諸子曰此兒有
高天下之志必能恢隆祖業汝曹當謹遇之堅
賞其功加廣武將軍給幢麾鼓蓋劉衛辰耻在

庫仁之下怒殺秦五原太守而叛庫仁擊衛辰破之追至陰山西北千餘里獲其妻子又西擊庫狄部徙其部落置之桑乾川久之堅以衛辰爲西單于督攝河西雜類屯代來城

建元十三年春初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鄭白故事發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僕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溉岡一作鳥鹵之田及是而成民賴其利以涼州新附復租賦一年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孝弟力田爵二級孤寡高年穀帛有差女子百戶牛酒大酺三日

高句驪新羅西南夷皆遣使入朝趙故將作功曹熊邈屢爲堅言石氏宮室器玩之盛堅以邈爲將作長史領尚方丞大修舟艦兵器飾以金銀頗極精巧太史奏有星見於外國之分當有聖人入輔中國得之者昌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國有釋道安神清氣足方欲致之以輔朕躬並遣求之習鑿齒以腳疾廢于里巷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興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

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曰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蓋刺其蹇也俄以疾歸襄陽是年晉郎中張禕使堅立在階下以手障額看堅堅問曰視天子不過衱（衱交領也）卿何慢朕答曰臣在南中聞長安氐爲天子謂陛下顧上有角堅大笑

建元十四年春二月堅遣征南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守尚書令長樂公丕武威將軍苟萇尚書司馬慕容暐帥步騎七萬寇襄陽以荊州刺史楊安帥樊鄧之衆爲前鋒屯騎校尉征虜將軍始平石越帥精騎一萬出魯陽關京兆尹慕容垂揚武將軍姚萇帥衆五萬出南鄉領軍將軍苟池右將軍毛當强弩將軍王顯帥勁卒四萬出武當繼進大會漢陽（秦書作襄陽）夏四月師次沔北晉南中郎將梁州刺史朱序監沔中諸軍鎮襄陽以固北鄙序以丕軍無舟檝不以爲虞既而石越帥騎五千浮渡漢水（秦書作遊馬以渡）序惶駭固守中城越攻陷外郛獲船百萬艘以濟

餘軍丕帥諸將進攻中城遣荷池石越毛當以
衆五萬屯江陵岸毋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
履行至西北隅以爲不固當先受弊遂領百餘
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及丕
至攻西北隅果潰衆便移固新城丕遂引退襄
陽人因謂此城爲夫人城晉車騎將軍桓冲擁
衆七萬爲岸聲援憚池等强不敢進保據上明
丕欲急攻襄陽苟萇諫曰吾衆十倍於勍糗糧
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內於許洛塞其運道絶
其援兵譬如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
急求成功哉丕從之慕容垂拔南陽執太守鄭
裔與丕會襄陽堅又遣別將寇彭城晉以將軍
毛穆之假節監江北諸軍事鎮廣陵秋七月兗
州刺史揚武將軍彭超（越之弟也）遣使上言于堅曰
晉沛郡太守戴遂以卒數千戍彭城臣請帥精
銳五萬攻之願更遣重將討淮南諸城爲征南
基劫之勢東西並進丹陽不足平也堅從之使
都督東討諸軍事後將軍俱難帥右將軍毛當

後禁將軍毛盛洛州刺史陵江邵保（羌之從弟也）等步騎七萬寇滻陰（一作陽）肝胎八月彭超寇彭城梁州刺史韋鍾寇魏興攻太守吉挹於西城晉右將軍毛虎生帥衆五萬鎮姑臧以禦之與俱難等相持于淮南九月梁州刺史梁熙遣使入西域稱揚堅之威德并以綵繒賜諸國王於是朝獻者十有餘國冬十月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身及諸珍異五百餘種堅曰吾常慕漢文帝之返千里馬咨嗟美詠今所獻馬其悉返之庶克念前王彷彿古人矣乃命群臣作止馬之詩而遣之示無欲也群下以爲盛德之事遠同漢文於是獻詩者四百餘人堅與群臣飲酒于鈞臺以秘書監朱肜（秦書作朱形）爲酒正堅曰今日之飲酒當令人以極醉爲限秘書侍郎趙整以堅頗好酒作酒德之歌以諫之堅大悅命整書之以爲酒戒自是宴群臣禮飲而已十一月豫州刺史北海公重鎮洛陽謀反堅曰長史呂光忠正必不與之同也即命

光收重檻車送長安赦之以公就第重洛之兄
也十二月御史中丞李柔劾奏長樂公丕等擁
衆十萬攻圍小城日費萬金久而無效請徵下
廷尉堅曰丕等費廣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久
淹不可虛返其特原之令其功成贖罪因遣黃
門侍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仍賜以劍曰來春
不捷者汝可自裁不足復持面見吾也時周虓
密與桓冲書言秦陰事又逃奔漢中爲追騎所
獲左右皆請殺之堅曰孟威烈士秉志如此豈
憚死乎殺之適足成其名耳赦而不問是歲天
鼓鳴

建元十五年春正月丕等得詔惶恐衆咸疑懼
莫知所爲征南王簿河東王施進曰以大將軍
英秀諸將勇銳以攻小城何異洪鑪燎羽毛所
以緩攻欲以計制之若夫一旦之機可指日而
定今破襄陽上明自遁復何所疑願請一旬之
期以展三軍之勢如其不捷施請爲戮首丕乃
命諸軍併力促圍攻之堅欲自率衆助丕詔陽

平公融將關東六州之衆會於壽春梁統（統一作熙）率河西之兵爲後繼融諫曰陛下欲取江南固當博謀熟慮不可倉猝若止取襄陽又豈足親勞大駕乎未有動天下之衆而爲一城者所謂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也統亦諫曰晉主之暴未如孫皓江山險固易守難攻陛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過分命將帥引關東之兵南臨淮泗下梁益之卒東出巴峽又何必親屈鑾輅遠幸沮澤乎昔漢光武誅公孫述晉武帝擒孫皓

未聞二帝自統六師親執枹鼓蒙矢石也堅乃止晉以桓冲爲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六郡諸軍事自京口遷鎮姑孰冲遣宣城內史朱序豫州刺史桓伊率衆向壽陽冠軍將軍南郡相淮南太守劉波（一作江夏相劉奭）帥衆八千沉舟沔泗乘虛致討以救襄陽又遣毛穆之游軍沔中波畏丕兵不敢進朱序出戰丕等屢敗序自恃連勝又以引退稍遠疑未能來不爲設備二月襄陽督護李伯護密遣其子送款於丕約爲內應

丕命諸軍進攻之戊午克襄陽執朱序送長安
堅以序能守節拜度支尚書以李伯護爲不忠
斬之序欲逃歸潛至宜陽藏夏揆家堅疑揆收
之序乃詣平原公暉自首堅喜而不問以爲尚
書將軍慕容垂越扵順陽執太守譙國丁穆送至
長安堅欲官之穆稱疾篤固辭不受以中壘將
軍梁成爲南中郎將都督荆揚州諸軍事荆州
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配兵一萬鎮襄陽以征南
府器杖給之并選其才望禮而臣之以前將軍

張蚝爲并州刺史晉兗州刺史謝玄帥衆萬餘
救彭城遣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軍於
泗口一作汭欲遣間使報龍驤將軍戴遂令知救
至其道無由部曲將田泓請没水潛行以趨彭
城玄遣之爲秦所獲乃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
泓僞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
報爲賊所得勉之秦人殺之彭超圍彭城置輜
重於留城謝玄乃揚聲遣何謙等帥衆萬餘向
留城超聞之釋彭城圍引兵還保輜重謙馳進

解彭城圍戴逸帥衆隨謙奔玄超遂據彭城留
兗州治中徐褒守之南攻盱眙俱難既陷淮陰
留邵保戍之與超會師而南三月癸未晉右將
軍毛武生帥衆三萬擊巴中以救魏興遣前鋒
督護趙福將軍袁虞等將水軍一萬溯江而上
進次巴西堅遣南巴校尉姜宇將軍張紹仇生
等水陸五千拒之武生等爲紹所敗俘斬七千
餘人武生退屯巴東蜀人李焉（一作鳥）聚衆二萬
圍成都以應武生堅使破虜將軍呂光擊滅之
夏四月戊申韋鍾攻梁州魏興太守吉挹遣衆
拒之斬七百餘級鍾帥衆欲趨襄陽挹又要擊
之斬五千餘級鍾怒廻軍圍挹挹又屢挫其銳
其後堅軍繼至挹力不能抗城垂欲陷引刀欲
自殺其友止之曰且苟存以展他計爲計不立
死未晚也挹不從友人逼奪其刀會鍾至執之
挹不言不食而死堅嘆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
彦遠潔已于後吉祖冲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
忠臣也遂寇蜀漢進陷涪城梁州刺史楊亮益

州刺史周仲孫並委城奔潰毛當王顯帥衆二萬自襄陽而東會俱難彭超攻淮南五月乙丑難超陷盱眙執晉建威將軍高密內史毛璟之（一作藻之）遂圍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衆共六萬去廣陵百里京都大震臨江列戍晉孝武帝遣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遊擊將軍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內史丘準帥衆四萬次堂邑謝玄自廣陵救三阿毛當毛盛帥騎二萬襲堂邑安之等軍人相驚遂各潰散玄帥衆三萬次白馬塘俱難遣將軍都顏帥騎逆玄戰於塘西大敗斬顏六月丙子玄進兵至三阿與難超戰超等大敗退保盱眙戊子玄進次石梁帥衆五萬攻盱眙難超出戰復敗退屯淮陰何謙解田洛圍進次白馬又與難等合戰邵保戰死難超退屯淮北玄與何謙戴遠田洛共追之戰於君川難超復大敗玄參軍劉牢之攻破浮航及白船督護諸葛侃單父令李都帥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又破其運艦難

超相率北走僅以身免俱難歸罪彭超斬司馬
柳渾堅聞之大怒秋七月檻車徵超下廷尉超
乃自殺難削爵爲庶人堅賞堂邑之功以毛當
爲平南將軍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爲平東將
軍兗州刺史鎮胡陸王顯爲平吳校尉揚州刺
史戊下邳是歲大饑
建元十六年春正月堅復以北海公重爲鎮北
大將軍鎮薊二月起敎武堂于渭城命太學生
明陰陽兵法者敎授諸將秘書監朱肜諫曰陛
下東征西伐所向無敵四海之地什得其八雖
江南未服蓋不足言是宜稍偃武事增修文德
乃更始立學舍敎人戰鬬之術殆非所以馴致
升平也夫養將之法譬之養馬秣以高櫪習以
戰馭長鞭策後金勒制前析施規矩任知進退
且諸將皆百戰之餘何患不習于兵廼更使受
敎於諸生非所以强其志氣也此無益于實而
有損于名惟陛下圖之堅乃止三月堅以行唐
公洛爲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寧益西南夷諸

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領護西夷校尉鎮成都使自伊闕趨襄陽浒漢而上洛雄勇多力而猛氣絶人堅深忌之故嘗爲邊牧自以有征代之功而未賞及是遷也恚怒謀于衆曰孤於帝室至親也王上不能以將相任孤常擯孤于外既投之於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伏計令梁成沉孤于漢水耳不宜束手受命爲追晉陽之事以匡社稷於諸君意何如幽州治中平（一作顏）曰逆取順守湯武是也因禍爲福桓文是

也王上雖不爲昏暴然窮兵黷武民思息肩者十室而九若明公神旗一建必幸土雲從今跨據全燕地盡東海北總烏桓鮮卑東引句麗百濟控弦之士不減十萬奈何束手就縛蹈不測之禍乎洛攘袂大呼曰孤計決矣沮謀者斬於是自稱大都督秦王署置百官以平規爲輔國將軍幽州刺史爲之謀主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烏桓高句麗百濟及新（一作薛）羅休忍等諸國並不從洛懼而欲止平規曰且宜聲言受詔盡

幽并之兵南出中山常山陽平公必郊迎於路因而執之進據冀州總關東之衆以圖秦雍可使百姓不覺易主而大業指麾定矣洛從之夏四月洛帥衆七萬發和龍將圖長安於是關中騷動盜賊並起堅遣使讓洛曰天下未一家兄弟匪他何爲而反可還和龍當以幽州永爲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褊阨不足容萬乘須還王咸陽以承高祖之業若能迴駕潼關者當位爲上公爵歸本國堅大怒遣左將軍竇衝及步兵校尉呂光帥步騎四萬討之右將軍都貴馳傳詣鄴將冀州兵三萬爲前鋒以陽平公融爲征討大都督授之節度使屯騎校尉石越帥騎一萬自東萊出石逕浮海四百餘里襲和龍北海公重亦悉薊城之衆與洛會屯中山有衆十萬五月衝等與洛戰於中山洛兵大敗生擒洛及其將蘭殊送長安呂光追斬重於幽州悉平堅赦蘭殊署爲將軍徙洛于涼州之

西海郡六月徵陽平公融爲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領宗正錄尚書事以征南大將軍守尚書令長樂公丕爲都督關東諸軍事征東大將軍冀州牧堅以關東地廣人殷且諸羌種類繁滋思所以鎮靜之秋七月引群臣於東堂議曰凡我族類支徧彌繁今欲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氐十五萬戶使諸宗親各領之散居要鎮不總舊德爲磐石之宗於諸君意何如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祉稷之利也於是分四帥子弟三千戶以配長樂公丕鎮鄴如世封諸侯爲新券主以仇池氐酋射聲校尉楊膺爲征東左司馬（膺丕之妃兄也）九嵕氐酋長木枝尉齊午爲右司馬（午膺之妻父也）各領一千五百戶爲長樂世卿長樂國郎中令略陽垣崇爲別駕堅送丕於灞上流涕而別諸戎子弟離其父兄者皆悲號哀慟酸感行人識者以爲喪亂流離之象八月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爲平

州刺史領護鮮卑中郎將鎮龍城大鴻臚韓稚領護赤河中郎將移烏丸府于代郡之平城中書令梁讜爲安遠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城撫軍將軍毛興爲都督河泰二州諸軍事鎮西將軍河州刺史鎮枹罕長水校尉王騰爲鷹揚將軍并州刺史領護匈奴中郎將鎮晉陽河并二州各配氐戶三千興騰本苻氏婚姻氐之崇望也平原公暉爲都督豫洛荆南兗東豫揚六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洛陽移洛州刺史治豐陽以鉅鹿公叡爲安東大將軍雍州刺史鎮蒲阪各配氐戶三千二百冬十月以左禁將軍楊璧爲秦州刺史尚書趙遷爲洛州刺史南巴校尉姜宇爲寧州刺史十二月以左將軍都貴爲荆州刺史鎮彭城置東豫州以毛當爲刺史鎮許昌是歲高密內史毛璟之等二百餘人歸附于晉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於太極前殿以朝群臣宮宇車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璣琅玕奇寶珍怪飾之又使

熊邈造金銀細鎧金爲綬以縲之尚書金部郎中裴元略諫曰臣聞堯舜茅茨周卑宮室故能致治和平慶垂八百始皇窮極奢麗嗣不及孫此萬古所以傳載也願陛下則采掾之不斷鄙瓊室而不居敝純風于天下流休範于無窮賤金玉貴五穀勤恤民隱勸課農桑捐無用之器棄難得之物敦至道以厲薄俗修文德以懷遠人然後一軌九州同風天下刑措既登告成東岳蹤軒皇以齊美哂二漢之徒封臣之願也堅大悅曰非卿之忠何由聞朕過乎悉命去之以元略爲諫議大夫是年有人持一銅斛於市賣之其形正員下向爲斗橫梁昂者爲升低者爲合梁一頭爲籥籥同黃鍾可容半合邊有篆銘堅以問道安安曰此王莽時物自言出自舜皇器鈞令天下取平焉堅乃勅學士內外有疑皆師于安故時人爲之諺曰學不師安義不中難

建元十七年春二月鄯善王及車師前部王皆

來朝堅引見于太極前殿大宛獻汗血馬肅愼貢楛矢天竺獻火浣布羌抑摩獻羊六角二口四角八口新羅國獻美女國在百濟東其人多美髮髮長丈餘康居于寘及海東諸國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貢其方物是時四夷賓服湊集關中四方種人皆奇貌異色晉人爲之題目謂胡人爲側鼻東夷爲廣面闊額北夷爲匡腳南蠻爲臐蹄方以類名也其年自正月不雨至於六月堅徹樂減膳出宮女以迎和氣秋八月收起居注及著作所錄而觀之見苟太后李威之事慙怒乃焚其書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郎趙泉車敬等已死乃止著作郎董裴（一作斐）雖更書時事然十不得一冬十一月荊州刺史都貴（一作郝貴又竹梁成）遣襄陽太守司馬閻振中兵參軍吳仲等帥衆二萬入寇竟陵留輜重於管城水陸輕進晉車騎將軍桓冲遣南平大守桓石虔與弟衛軍參軍桓石民竟陵太守郭銓等水陵二萬拒之相持月餘十二月甲辰石虔設計夜

渡漱水既濟振等始覺襲擊之戰於漱水振等大敗退保晉城石虔乘勝進攻癸亥遂拔晉城斬振及仲大小將帥二十九人送于京師俘虜萬七千馬數百匹牛羊千頭裝鎧三百領貴以輕騎走保襄陽堅遣左將軍竇衝率衆攻平陽太守張元熙于皇天塢河南太守楊佺期擊走之佺期自湖城入潼關累戰皆捷斬獲千計降九百餘家歸于洛陽

春秋第三十七卷　就李　屠喬孫　項琳之　同訂

前秦錄七　春秋卷第三十八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苻堅下

建元十八年春正月饗群臣於前殿奏樂賦詩秦州別駕天水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曰名不虛得因擢爲上第三月大司農東海公陽王猛子員外散騎侍郎皮尚書郎周勉謀反事覺收下廷尉堅問其

反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公復九世之仇而況臣也臣亦爲父復仇耳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死事不在朕卿豈不知之王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勳而臣不免貧賤故欲圖富貴耳堅讓皮曰丞相臨終托卿以十具牛爲治田之資未嘗爲卿求官知子莫若父何其明也周彪曰昔漸離豫讓燕智之徵臣猶漆身吞炭不忘忠節況彪世荷晉恩豈敢忘之生爲晉臣死爲晉鬼復何問乎皆赦不誅徙陽於涼州之高昌郡皮彪於朔方之北處加考楚不食而卒斂已經旬堅復剖棺臨視處屍倏忽迴眸鬚髭張裂睛瞳明亮顧迴盼堅堅覩而喜乃厚加贈賻三月徙銅駝銅馬飛廉翁仲於長安是月大風吹壞長安西門扳宮中大樹倒根於上夏四月以王皮兄扶風太守王永爲幽州刺史陽平公融以位忝宗正不能肅遏奸萌上疏請待罪私藩不許乃以融爲司徒固辭不受堅銳意荆揚將謀入寇乃改授

融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新平郡獻玉
器初堅即位新平王彫陳說圖讖堅大悅以彫
爲太史令言於堅曰謹按讖云古月之末亂中
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惟有雄子定九州此即三
祖陛下之聖諱也又曰當有艸付臣又土滅東
燕破白虜氏在中華莊表按圖讖之文陛下當
滅燕平六州願徙汧隴諸氏於京師三秦大戶
置之邊地以應圖讖之言王猛以爲左道勸堅
誅之彫臨刑上疏曰臣以趙建武四年從京兆

劉湛學明于圖記謂臣曰新平地古巔頊之墟
里名曰鷄閭記言此里應出古帝王寶器其名
曰延壽寶鼎巔頊有云河上先生爲吾隱之于
咸陽西北吾之子孫有艸付臣又土應之湛又
云吾嘗齋於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落于此
地斯蓋是乎願陛下誌之平七州之後出於壬
午之年至是而新平人耕地得之以獻器銘篆
書文題之法一爲天王二爲皇后三爲三公四
爲諸侯五爲伯子男六爲卿大夫七爲元士自

此已下考載文記列帝王名臣自天子三后內外次序上應天文象紫宮布列依玉牒版辭不違帝王之數從上元人皇起至中元窮于下元天地一變盡三元而止堅以彫言有徵追贈光祿大夫五月幽州蝗生廣袤千里使散騎常侍彭城劉蘭持節爲使者發幽州并冀民撲除之秋八月以樂安男朗爲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以諫議大夫裴元略爲陵江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密授規模令與王撫備舟師於蜀將以攻晉九月車師前部王彌賓等觀其宮宇壯麗儀衛賜以朝服引見西堂賓等獻堅以西域路遙不許嚴肅甚懼因請年年貢獻堅以西域路遙不許令三年一貢九年一朝以爲永制賓等請曰大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爲鄉導於是遣驍騎將軍呂光爲使持節都督西域征討諸軍事與凌江將軍姜飛輕騎將軍彭晃將軍杜進康盛等

將車師前部王總兵十萬鐵騎七千西伐龜茲及焉耆諸國陽平公融切諫曰西域荒遠得其地不可耕得其民不可役漢武征之得不補失今虛耗中國勞師萬里之外以踵漢氏之過舉臣竊惜之堅曰二漢力不能制匈奴猶出師西域今匈奴既平易若摧朽雖勞師遠役可傳檄而定化被昆山垂芳千載不亦美哉朝臣又屢諫堅皆不納晉桓冲使揚威將軍孫綽擊荊州刺史都貴於襄陽遂焚燒沔北田稻掠襄陽百姓六百餘戶又遣上庸太守郭寶來伐魏興太守褚垣上庸太守段方並降之新城太守趙常遁走三郡皆歸于晉冬十月堅臨太極殿引群臣會議曰自吾統承大業垂三十載斐夷逋穢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嘗不臨食輟餔今欲起天下兵以討之計兵杖精卒可得九十七萬吾將躬先啟行薄伐南裔此行也朕與陽平公之任非諸將之事於諸卿意何如秘書監朱肜曰陛下應天順時

恭行天罰嘯咤則五嶽摧覆呼吸則江海絶流若一舉百萬必有征無戰晉王自當銜璧輿櫬啟額軍門若迷而弗悟必走死江海猛將追之即可賜命南巢返中州士民使復其桑梓然後廻駕岱宗告成封禪起白雲於中壇受萬歲於中岳爾則終古一時書契未有堅大悅曰吾之志也尚書左僕射權翼曰臣以爲晉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廻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戈牧野今晉道雖微未有大惡謝安桓冲江左偉才君臣輯睦上下同心可謂晉有人焉臣聞師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堅默然良久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曰吳人恃險偏隅不賓王命陛下親臨六師問罪衡越誠合人神四海之望但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懸象無差犯之必有天殃且晉中宗藩王耳夷夏之情咸共推之遺愛猶在于人昌明其孫也國有長江之險朝無昏二之釁臣愚以爲利用

修德未宜動師孔子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願休境養民伺其虛隙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易可知者昔夫差威陵上國而爲勾踐所滅仲謀濡滯被全吳孫皓因三世之業龍驤一呼君臣面縛雖有長江其能固乎今以吾之衆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越曰臣聞紂爲無道天下患之夫差淫虐孫皓昏暴衆叛親離所以敗也今晉雖無德未有大罪深願陛下且厲兵積粟以待天時群臣各言利害庭議者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群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議之堅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今群議紛紜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融曰今伐晉有三難歲星在牛斗吳越之福不可以伐一也晉王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數戰兵疲將倦有憚勍之心不可以伐三也諸言不可者策之上也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言之

今强兵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稱令主亦不爲
暗弱乘累捷之威擊垂亡之寇何患不克豈可
復留此殘賊使長爲國家之憂哉融泣曰晉不
可伐昭然甚明今勞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
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
畿甸舊人族類徙斥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
塵之變者其如宗廟何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
京師鮮卑羌羯攢聚如林此皆國之賊也我之
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將有不測之變生於
腹心肘腋後雖悔之不可及也臣智識愚淺誠
不足采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孔明獨
不記其臨終之言乎於是朝臣進諫者衆堅南
遊灞上從容謂群臣曰軒轅大聖人也其仁若
天其智若神猶隨不順者從而征之居無常所
以兵爲衛故能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率從
今天下垂平惟東南未殄朕忝荷大業臣責攸
歸豈敢優遊卒歲不建大同之業每思桓溫之
寇也江東不可不滅今有勁卒百萬文武如林

鼓行而摧遺晉若裔風之隕秋籜而朝廷內外
皆言不可吾實未解所由昔晉武若信朝士之
言而不征吳者天下何由一軌吾計決矣不復
與諸卿議也太子宏進曰今歲在吳分又晉君
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挫財力內竭此群
下　　也堅曰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天道
固難知也秦滅六國之君皆暴虐乎冠
軍將軍京兆尹慕容垂言于堅曰弱吞于強小
併于大此理勢自然非難知也夫以陛下神武
應期威加海外虎旅百萬韓白滿朝而最爾江
南獨違王命豈可復留之以遺子孫哉詩云謀
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斷自聖心足矣何必廣
詢朝衆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
從朝衆之言豈有混一之功堅大悅曰與吾共
定天下者獨卿而已賜帛五百疋堅銳意欲取
江東寢不能旦陽平公融復諫曰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且國家本
戎狄也正朔會不歸今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

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王曆數豈有常耶惟德之所在耳劉禪豈非漢之苗裔終爲魏所滅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通變耳堅素重沙門道安群臣謂道安曰主上將有事于東南公何不乘間爲蒼生致一言也十一月堅出遊東苑與道安同輦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而巡狩謁虞陵于疑嶺瞻禹穴于會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富有八州居中土而制四維逍遙順時以適聖躬動則鳴鑾清道止則神栖無爲端拱而化自足比隆堯舜何爲勞身于馳騎倦口于經略櫛風沐雨蒙塵野次乎且東南區區地卑氣癘舜禹遊而不返秦皇適而弗歸何足以上勞神駕下困蒼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苟文德足以懷遠可不煩寸兵而坐賓百越且陽平公懿戚石越重臣皆憂國至深並謂不可猶尚見拒貧道淺陋言必不允既荷厚遇故盡丹誠耳堅曰非爲地不廣人不足也但思混一

六合以濟蒼生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所以除煩去亂安得憚勞朕既大運所鍾將簡天心以行天罰高幸有熊泉之役唐堯有丹水之師此皆著之前典昭之後王誠如公言帝王無省方之文乎且朕此行也以義舉耳使流虔衣冠之胄還其墟墳復其桑梓止爲靖難銓才不爲窮兵極武安曰若鑾駕必欲親動亦不須遠涉江淮止宜駐蹕洛陽枕戈蓄銳遣使者奉尺書于前諸將總六師于後彼必稽首入陳如其不庭伐之未晚堅不納堅所幸張夫人又切諫亦不納融與尚書原紹石越等上書面諫前後數十終不從堅少子中山公詵亦諫曰臣聞季良在隨楚人憚之宮奇在虞晉不窺兵國有人焉故也及謀之不用而亡不淹歲前車之覆軌後車之明鑒今陽平公國之謀王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冲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十二月所司奏劉蘭討蝗幽州經秋冬不能滅請徵下廷尉詔獄

堅曰災降自天殆非人力所能除也此自朕之政違所致蘭何罪焉歲乃大熟上田畝收七十石下者三十石蝗不出幽州之境不食麻荳上田畝收百石下田五十石是年日在東井有白虹十餘丈在南干日災在秦分識者以爲秦亾之象

建元十九年春正月呂光發兵長安堅餞之于建章宮謂光曰西戎荒俗非禮義之邦羈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國之威尊以王化之法勿極武窮兵過深殘掠加鄯善王休密馱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域諸軍事寧西將軍車師前部王彌寘使持節平西將軍西域都護率其國兵爲光鄉導益州西南夷海東諸國皆遣使來貢獻其方物自建元十七年四月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視地則見人至是則止彗星掃東井上林竹死洛陽地陷災異屢見堅甚惡之夏五月晉車騎將軍桓冲帥衆十萬來伐遂攻襄陽分遣前將軍劉波冠軍將軍桓石虔振威將軍

桓石民攻沔北諸城輔國將軍楊亮攻蜀扳五城執僞將軍魏光進攻涪城鷹揚將軍郭銓參軍劉襲攻武當龍驤將軍宣城內史胡彬攻下蔡廣陵相劉牢之領卒二千爲彬後繼六月冲別將攻萬歲筑陽扳之堅大怒遣子征南將軍鉅鹿公敷及冠軍將軍慕容垂左衛將軍毛當等帥步騎五萬救襄陽充州刺史揚武將軍張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敷次新野垂次鄧城桓冲退屯沔南秋七月郭銓及桓石虔敗張崇于鄀城（武當作俘）掠二千戶使劉牢之守鄀城桓石民與隨郡太守夏侯澄之破慕容垂姜成等于漳水敷遣慕容垂及驍騎將軍石越爲前鋒進臨沔水垂越夜命軍士人持十炬火繫炬于樹枝光照數十里冲懼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亦引兵退堅下詔曰吳人敢恃江山僭稱大號輕帥大羊屢寇王境朕將親巡省方登會稽而朝諸侯復禹績而定九州今王師所擬必有征無戰伐國存君義同

一體宜時進討以清宇內便可戒嚴速修戎備
悉發諸州公私馬人十丁遣一丁門在灼然者
爲崇文義從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藝驍勇
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又下書期克捷之日
其以司馬昌明爲尚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尚
書桓冲爲侍中勢還不遠可先爲起第以待之
良家子弟至者三萬餘戶拜泰州主簿金城趙
盛之爲建威將軍少年都統時朝臣皆不欲堅
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弟勸之陽平公融
言于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讐常思風塵之變
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
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爲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
意耳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
成仍有後患悔將何及堅不聽是時晉新除振
武將軍丁穆因堅傾國南寇潛與關中士人唱
義謀襲長安事洩被殺臨死作表以付其妻周
氏其後周氏得至建康詣闕上之贈龍驤將軍
雍州刺史八月戊午遣征南大將軍陽平公融

督驃騎將軍張重撫軍大將軍高陽公方衛軍將軍梁成平南將軍慕容暐冠軍將軍慕容垂驍騎將軍石越韋鍾等帥步騎二十五萬號稱三十萬爲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甲子堅餐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旗鼓相望衆號百萬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順流而下幽冀之兵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於河頴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遂寇樊鄧石越寇魯陽姚萇寇南鄉韋鍾寇魏興所在陷沒兵勢既盛京師震懼冬十月融等攻壽春（一作壽陽）癸酉克之執平虜將軍徐元喜安豐太守王先融以參軍河南郭褒爲淮南太守遂攻陷項城殺晉將軍王太史王顯弋陽太守王詠等帥衆五萬屯于洛澗丘晉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春聞陷退保硤石融進攻之堅衛將軍梁成與揚州刺柵淮以遏東軍成等頻敗王師晉遣尚書僕射

謝石爲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與前鋒都督徐
兗青三州刺史謝玄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桓伊
輔國將軍謝琰龍驤將軍檀玄建威將軍戴熙
揚武將軍陶隱等水陸七萬相繼來拒去洛澗
二十五里而軍憚戒不敢進胡彬糧盡詐揚沙
以示融軍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
復見大軍融軍獲之送於融融乃馳使白堅曰
賊少易俘但恐其逃逸宜速進衆軍掎擒賊帥
堅大悅恐石等遁去乃留大軍于項城引輕騎
八千兼道赴融于壽春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
春者扳舌故石等弗知遣尚書朱序說謝石等
以彊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衆
萬之衆悉到莫可與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
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得志也石聞堅
至壽春甚懼欲不戰以老其師會聞序言謝琰
力勸從之十一月謝玄遣龍驤將軍廣陵相劉
牢之帥勁卒五千趨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
列陳以待牢之率衆軍劉襲諸葛求等直前渡

水臨陣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文分兵斷其歸津融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牢之縱兵追擊生執梁他王顯梁悌慕容皝氏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堅與融登壽春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將士精銳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初會稽王道子聞堅人寇以威儀鼓吹求助于鍾山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所見若有力焉時驃騎將軍張蚝敗謝石于肥南謝玄謝琰勒卒數萬陳以待之蚝乃退逼淮水而陳晉兵不得渡玄遣使謂融曰君遠涉吾境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卻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諸將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卻使之半渡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不然因其濟水而覆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卻軍亂

奔退制之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以精卒八千涉渡肥水擊之仍進決戰於淮水南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軍遂大敗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堅衆奔潰自相蹈籍死者相枕蔽野塞路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爲之不流餘衆棄甲宵遁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什七八初堅等小却朱序在陣後唱云秦兵敗矣衆遂大潰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奔歸於晉獲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器械軍資珍寶山積牛馬驢騾駱駝十餘萬計復取壽春執淮南太守郭褒桓石民部將晏謙攻弘農降其東中郎將慕容蠆始置湖陝二戍獲關中擔撞技以充太樂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淮北征虜司馬毛璩與田次之共蹑堅至中陽不及而歸堅時饑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大悅曰昔公孫萇粥何以加也賜帛十疋緜十斤辭曰臣聞白龍厭天池之樂而見困豫且陛下

目所覩也耳所聞也今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
困蒙塵之難豈自天乎且妄施不爲惠妄受不
爲忠臣爲陛下爲臣父安有子飼其父
而求報哉弗顧而去堅大慚顧謂夫人張氏曰
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耶當何面目
復臨天下也潛然流涕初諺云堅不出項群臣
勸堅停項城爲六軍聲鎮堅不從故致於敗先
是有童謡云誰謂爾堅石打破故桓溫弟豁名
其子曰石虔石民冀邀其功堅果爲謝石等所
破諸軍悉潰惟冠軍將軍慕容垂所將三萬人
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及親黨多勸垂
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屬堅初平南將軍慕容
暐屯鄖城姜成等守漳口晉隨郡太守夏侯澄
之攻成斬之暐棄衆遁還堅收離集散比至洛
陽衆十餘萬百官威儀軍容麤備未及關而垂
有二志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墓堅許之權
翼固諫以爲不可堅不從尋懼垂爲變悔之遣
驍騎將軍石越帥卒三千戍鄴驃騎將軍張蚝

帥羽林五千戍并州留兵四千配鎮軍將軍平
武侯毛當戍洛陽十二月堅至自淮南次于長
安東之行宮哭陽平公融而後入告罪於太廟
大赦殊死已下文武增位一級厲兵課農存恤
孤老諸士卒不返者皆復其家終世贍融大司
馬諡曰哀公呂光行越流沙三百餘里焉耆等
諸國皆降惟龜茲王帛一作白純拒之嬰城固守
光遂進攻龜茲堅子長樂公丕先在鄴聞慕容
垂將至謀襲擊之侍郎姜讓諫止乃館垂于鄴
西衛軍從事中郎丁零翟斌及于河南丕遣垂
及荷飛龍討之垂南結丁零殺飛龍盡坑其衆
以叛豫州牧平原公暉遣鎮軍將軍毛當擊翟
斌爲斌所敗當死之
建元二十年春正月乙酉朔長樂公丕大會群
臣請慕容農子農不得農乃亾奔列人招集群
盜衆至數萬丕遣驍騎將軍石越討之爲農所
敗越死之晉鷹揚將軍劉牢之攻拔譙城桓冲
遣上庸太守郭寶攻魏興上庸新城三郡拔之

廣威將軍楊佺期進據城固擊梁州刺史潘猛
猛拒守康田豐佺期擊走之其衆悉降壬子慕
容垂攻鄴拔其外郭丕退守中城關東六州郡
縣多降于垂二月垂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
萬爲飛梯地道攻鄴不拔乃築長圍守之三月
慕容暐弟燕故濟北王泓爲堅北地長史聞垂
攻鄴亡奔關東收集諸馬牧鮮卑衆至數千還
屯華陰暐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于外堅遣
將軍强永一作張永率騎五千擊之爲泓所敗泓衆

遂盛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
雍州牧濟北王推叔父垂爲丞相都督陝東諸
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堅謂權翼曰不從
卿言使鮮卑至是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
若泓何翼曰寇不可長慕容垂正可據山東爲
亂不暇近逼今暐宗族種類盡在京師鮮卑之
衆布於畿甸實社稷之先憂宜遣重將討之堅
乃以廣平公熙爲使持節都督雍州雜戎諸軍
事鎮東大將軍雍州牧鎮蒲阪徵雍州牧鉅鹿

公叡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配兵五萬以左軍將軍竇衝爲長史龍驤將軍姚萇爲司馬討泓于華澤泓弟燕故中山王慕容冲時爲平陽太守據河東以叛有衆二萬進攻蒲阪堅使竇衝討之時堅從叔冀州刺史阜城侯定守信都從弟高城男紹在其國從子高邑侯亮從弟重合侯謨守常山從叔固安侯鑒守中山慕容垂遣前將軍慕容溫督諸軍攻信都不克夏四月丙辰垂遣撫軍將軍慕容麟益兵助之慕容泓聞叡兵且至懼帥衆將奔關東叡勇猛輕敵不恤士卒欲馳兵擊泓姚萇諫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爲亂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夫執鼷鼠之尾猶能反噬于人彼自知困窮致死于我萬一失利悔將何及但可鳴鼓隨之彼將奔敗不暇矣叡弗從戰于華澤叡兵敗績爲泓所殺萇遣龍驤將軍趙都參軍姜辦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謚叡愍公萇懼奔渭北馬牧以叛左軍將軍竇衝擊慕容冲

于河東大破之冲帥鮮卑騎八千奔泓泓衆至十萬遣使謂堅曰秦爲無道滅我社稷今天誘其衷使秦兵傾敗將欲興復大燕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并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衛乘輿返還鄴都與秦以虎牢爲界分王天下永爲鄰好不復爲秦之患也鉅鹿公輕躁銳進爲亂兵所害非泓之意堅大怒召慕容暐責之曰卿父子干紀僭亂乖逆人神朕應天行罰盡兵勢而得卿卿非改

迷歸善而合宗蒙宥兄弟布列上將納言雖曰破滅其實若歸奈何因王師小敗便猖悖如此垂爲長蛇於關東泓冲稱兵內侮今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去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殆不可以國士期也暐叩頭流血涕泣陳謝堅久之曰書云父子兄弟無相及也卿之忠誠實簡朕心此自三豎所爲非卿之過復其爵位待之如初命暐以書招諭泓冲及垂使息兵還長安恕其反叛之罪暐密遣使謂泓曰今秦數已

終長安怪異特甚當不復能久立吾既籠中之
人必無還理昔不能保守宗廟致令傾喪若斯
吾燕之罪人也不足復顧吾之存亡社稷不輕
勉建大業以興復爲務可以吳王爲相國中山
王爲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爲大將軍領司徒承
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卽尊位泓於是進向長
安改元燕興是時鬼夜哭三旬而止五月晉竟
陵太守趙統攻襄陽荆州刺史都貴奔魯陽洛
州刺史張五虎據豐陽叛歸於晉左軍將軍竇

衝入寇漢川安定人皇甫劍京兆人周勳等謀
納之梁州刺史周瓊失巴西三郡衆寡力弱告
急於豫州刺史朱序序遣將軍皇甫貞率衆赴
之衝據長安東釗勳散走六月堅帥步騎二萬
討姚萇于北地軍於趙氏塢使護軍將軍楊璧
等游騎二千斷其奔路右軍將軍徐成左軍將
軍竇衝鎮軍將軍毛盛斷其水運之路成等屢
戰敗之馮翊游欽因淮南之敗聚衆數千保據
頻陽遣軍運水及粟以饋姚萇護軍楊璧盡獲

之萇衆渴甚遣弟鎮北將軍尹買帥勁卒二萬夫堰竇衝帥衆敗其軍於鸛雀渠斬尹買及首級萬二千萇衆危懼人有渴死者會天大雨於萇營營中二尺繞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萇軍大振堅方食去案怒曰天亦佑賊乎何故降澤於賊營萇又東引慕容泓爲援泓謀臣高盖宿勒崇等以泓德望後冲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冲爲皇太弟承制行事自相署置姚萇留其弟征虜將軍姚緒守楊渠川大營率衆七萬來攻堅遣楊璧等擊之軍敗楊璧毛盛徐成及前軍齊午等將吏數十人爲萇所獲萇皆禮而遣還秋七月平原公暉帥洛陽陜城之衆七萬歸長安益州刺史王廣遣將軍王亂帥蜀漢之衆三萬北來赴難堅聞慕容冲去長安二百餘里引師而歸遣撫軍大將軍高陽公方戍驪山拜平原公暉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配兵五萬拒冲以少子河間公琳爲中軍大將軍爲暉後繼冲

乃令婦人各將一囊盛塵皆令騎牛服文彩衣執持長槊于陣後督厲其衆晨攻暉營於鄭西暉出拒戰兵刃交接昌言班隊何在於是奔競而進皆毀囊揚塵埃霧連天莫測多少暉師大敗堅又以尚書姜宇爲前將軍與琳率衆三萬擊冲于灞上爲冲所敗宇死之琳中流矢冲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三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冲及其母卒葬以燕后之禮長安又謠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千萬株于阿房城以待鳳皇之至冲小字鳳皇至是終爲堅賊入止阿房城時晉梁州刺史楊亮帥衆五萬來伐遣巴西太守費統將水陸三萬爲前鋒亮屯巴郡益州刺史王廣遣巴西太守康回拒之晉荆州刺史桓石民據魯陽遣河南太守高茂北戍洛

陽冠軍將軍謝玄豫州刺史桓石虔等帥衆來伐玄至下邳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奔還玄前鋒張願追遷及于刀山轉戰而遁玄進據彭城時驍騎將軍呂光討平西域還上疏曰惟龜茲據三十六國之中制彼夷王之命入其國城天驥龍麟腰裏丹髦萬計盈慶雖伯樂更生衛賜復出不能辨也所獲珍寶以萬萬計堅下書以光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道絶不通九月謝玄使龍驤將軍彭城內史劉牢之攻兗州刺史張崇幸卯崇棄鄄城奔慕容垂牢之遣將軍劉襲追崇于河南斬東平太守楊光而退牢之進據鄄城討誅未服河南城壘皆附於晉堅將張遇遣兵擊破金鄉圍太山太守羊邁牢之遣參軍向欽之擊走之會慕容垂叛將翟釗攻遇牢之引還釗亦還走牢之進平太山追釗于鄄城釗走河北張遇被執歸之彭城慕容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也其疆若斯大言責

冲曰爾輩群奴正可牧羊耳何爲苦來送死冲曰奴則奴矣既厄奴苦復欲取爾相代耳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遺冲使者稱有詔古人交兵使在其間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何如而于一朝忽爲此變冲命詹事答之亦稱皇太弟有令今孤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苻氏以酬曩好終不使既往之施獨美于前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于此冬十月謝玄遣陰陵（一作淮陵）太守高素以三千向廣固攻青州刺史朗軍至琅邪朗降于玄長樂公丕在鄴糧竭馬無草削松木而食之會丁零叛慕容垂引師去鄴始具知西問知叡等喪敗長安危逼翟真在承營與公孫希宋敞遙相首尾丕乃遣宦者冗從僕射清河光祚將兵數百赴中山與真相結又遣陽平太守邵興將數千騎招集冀州故郡縣與祚期會襄國北引重合侯謨高邑侯亮阜城侯

定于常山固安侯鑒中山太守王兗于中山以爲已援慕容垂遣龍驤將軍張崇將兵邀興戰于襄國南大破之興走至廣阿爲垂所執光祚聞之循山走歸鄴丕又遣光祚及參軍封孚西引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于晉陽以自救蚝騰以衆寡不赴丕進退路窮乃謀于寮佐楊膺請自歸晉丕猶未許詛玄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濟北太守丁匡等據碻磝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奮武將軍顏肱雄[illegible]渡河北立營丕遣將軍桑據屯黎陽拒之玄命劉襲夜襲據走之遂克黎陽丕懼遣從弟就與參軍焦逵及其弟龍請救于玄致書稱欲假途求糧西赴國難須援軍既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帥所領保守鄴城乃羈縻一方文降而已并遺玄以青銅鏡黃金婉轉繩等以爲之信逵與參軍姜讓密謂楊膺曰今喪敗如此長安阻絕吉凶莫審密邇寇仇三軍罄絕傾危之甚朝不及夕而公豪氣不除非救世之主既不能竭盡誠

欵速致糧援方設兩端事必無成今日之殆疾於轉機不容虛設徒成反覆宜正書爲表以結慇懃若王師之至必當致身南歸如其不從可逼縛與之苟不義服一人力耳古人行權寧濟爲功況君侯累葉載德顯祖初著名于晉朝今復建崇勳使功業相繼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膺素輕丕自以力能逼之乃改書而遣逵等并遣濟南毛蜀毛鮮等分房爲任于晉堅遣鴻臚郝惟徵處士王嘉于倒獸山嘉有異術能知未然

人咸神之姚萇及慕容冲皆遣使迎之十一月嘉入長安衆聞之以爲堅有福故聖人助之三輔堡壁及四山氐羌歸堅者四萬餘人堅每日召嘉與道安于外殿動靜咨之慕容暐入見東堂稽首謝曰弟冲不識義方孤背國恩臣罪應萬死陛下垂天地之容臣蒙更生之惠臣二子昨婚明當三日愚欲暫屈鑾駕幸臣私第堅許之暐出王嘉曰權蘆作蘧蒢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言暐將殺堅而不果也堅與群臣

莫之能解明日大雨乃不果往暐初遣諸弟起兵於外堅防守甚嚴謀應之而無因時鮮卑在長安城中者猶有千餘人慕容紹之兄肅與暐謀密結鮮卑之衆伏兵請堅因而殺之令其豪帥悉羅騰屈突鐵矦等潛告之曰官今使矦外鎮聽舊人悉隨可於某日會集某處鮮卑信之北部人突賢與其妹別妹爲左軍將軍實衝小妻聞以告衝請酖其兄衝馳入白堅堅大驚召騰問之騰具首服堅乃召暐及肅肅曰事必洩矣入則俱死今城內已嚴不如殺使者馳出既得出門大衆便集暐飾詞以對肅曰家國事重何論意氣堅先殺肅乃殺暐父子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十二月慕容垂復圍鄴城焦逵既至見謝玄玄欲徵丕任子然後出師逵固陳丕款誠并述楊膺之意玄乃遣劉牢之滕恬之等帥衆二萬救鄴丕告饑玄水陸運米二千斛以餽之丕復答書於玄曰今往大

文綾羅各五十疋以酬厚意矣州刺史潘猛棄
漢中奔長安
建元二十一年春正月堅朝饗群臣時長安大
饑人相食諸將歸吐肉以飴妻子慕容冲僭號
稱尊于阿房改元更始甲寅堅與冲戰于仇班
渠大破之乙卯戰于雀桑又破之甲子戰于白
渠堅兵大敗遂爲冲軍所圍殿中上將軍鄧邁
左中郎將鄧綏尚書郎鄧瓊相謂曰吾門世荷
榮寵先君建殊功于國家不可不立忠效節以
成先君之志且不死君難者非丈夫也於是與
毛萇樂等蒙獸皮奮矛而擊冲軍冲潰堅乃得
免嘉其忠勇並拜五校加三品將軍賜爵關內
侯壬午冲遣尚書令高盖夜襲長安攻陷南門
入于南城左軍將軍竇衝前禁將軍李辯等擊
破之斬首千八百級分其屍而食之乙亥高盖
引兵攻渭北諸壘太子宏與戰于成二壁大破
之斬首三萬級三月癸未堅與冲戰于城西大
破之追奔至阿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懼爲

冲所掩乃擊金以止軍引還乙酉益州刺史王
廣以蜀人江陽太守李丕爲益州刺史守成都
巳丑廣帥所部奔還隴西依其兄秦州刺史王
統蜀人隨之者二萬餘人劉牢之至枋頭征東
參軍咸陽徐義宦人孟豐詣長樂公丕告楊膺
姜讓謀反丕收膺讓戮之牢之以丕自相屠戮
盤桓不進平原公暉屢爲冲所敗堅讓之曰汝
吾之才子也擁大衆屢爲白虜小兒所摧何用
生爲三月暉憤恚自殺前禁將軍李辨都水使

者隴西彭和正恐長安不守召集西州人屯韭
園堅召之不至冲攻高陽公方于驪山方逆戰
不利死之執尚書韋鍾以其子謙爲馮翊太守
使招集三輔之民馮翊望族馮翊王邵安民等責謙曰
君雍州族望今乃從賊與之爲不忠不義何面
目以行于世乎謙以告鍾鍾慙恚自殺謙奔于
晉堅聞方死哭之慟諡曰愍公堅左將軍苟池
右將軍俱石子率騎五千與冲爭麥冲以慕容
永爲右僕射兼征西將軍與池戰于驪山池敗

被殺石子奔鄴堅大怒復遣領軍將軍楊定帥左右精騎二千五百擊冲大破之俘掠鮮卑萬餘人而還堅怒悉坑之又敗冲右僕射慕容永于灞滻之間定佛奴之孫堅之婿驍將也勇果善戰冲深憚之乃納永計遂穿馬埳以自固夏四月劉牢之進兵至鄴慕容垂逆戰而敗遂撤圍退屯新城乙卯垂復自新城北遁（詳具慕容垂）是時鄴中饑甚垂帥鄴中之衆就晉穀于枋頭牢之進屯鄴城垂軍士饑疫死亡相繼多奔中山幽冀人相食初關東謠曰幽州缺丕當滅若不滅百姓絕缺垂之本名與丕相持經年百姓死幾絕先是姚萇攻新平新平太守南安苟輔將降之郡人遼西太守馮傑蓮勺令馮羽尚書郎趙義汶山太守馮苗等諫曰天下喪亂忠臣乃見昔田單守一城而存齊今秦之所有猶連州累鎮郡國百城臣子之于君父盡心焉盡力焉死而後已豈宜二哉輔大悅於是憑城固守萇爲土山地道輔亦爲之萇衆死者萬有餘人輔

乃詐降萇將入覺之引退輔馳出擊之斬獲萬餘其後糧竭矢盡外救不至萇使人謂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仇忠臣耶卿但率城中之衆還長安吾止欲得此城置鎮耳輔以爲然帥男女萬五千口出城萇圍而坑之男女無遺時有群鳥數萬翔鳴于長安城上其聲甚悲占者以爲鬬羽不終年有甲兵入城之象五月慕容冲帥衆攻長安堅身貫甲冑躬自督戰拒之飛矢滿身流血被體城陷奔遁冲兵追之堅馳騧馬

墮而落澗追兵幾及計無由出馬即踟躕澗側垂鞍與堅不能及馬又跽而受焉堅援之得登岸西走廬江冲縱兵暴掠關中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烟馮翊堡壁三十餘所推平遠將軍趙敖爲統主相與結盟遣兵負糧冒難助堅多爲賊所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不善達此誠忠臣赴難之義當今寇難殷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庶明靈有照禍極災返善保誠順爲國自愛蓄糧厲甲端聽師期不可徒喪無成相隨

入虎口何益汝曹三輔人爲冲所略者遣人密
告堅堅請遣兵攻冲欲放火以爲內應堅曰甚哀
諸卿忠誠之意何復已已但時運圮喪恐無益
於國空使諸卿坐自夷滅吾所不忍也且吾猛
士如虎豹利兵如霜雪而睏一作困於烏合疲鈍
之賊豈非天乎宜善思之衆固請曰臣等不愛
性命投身爲國若上天有靈單誠或冀一濟沒
無遺恨矣乃遣騎七百赴之而冲營縱火者反
爲風焰所燒其得免者什有一二堅身痛之身
爲設祭而招之曰有忠有靈來就此庭歸汝先
父勿爲妖形欷歔流涕悲不自勝衆咸相謂曰
至尊慈恩如此吾等有死無移堅以甘松護軍
仇騰爲馮翊太守加輔國將軍與破虜將軍蜀
人蘭犢慰勉馮翊諸縣之衆衆咸曰與陛下同
死共生誓無有二六月每夜有人周城大呼曰
楊定健兒應屬我宮殿臺觀應坐我父子同出
不共汝旦尋求不見人跡長安城中有書曰古
符傳賈錄載帝出五將久長得先是又謠曰堅

入五將久長得堅大信之乃留太子宏守長安
謂之曰脫如謹言天或導予出外今留汝兼總
戎政善守城池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
糧以給汝天其或者正訓予也於是遣衛將軍
楊定擊冲于城西爲冲所擒堅彌懼遂付宏以
後事帥騎數百與張夫人及中山公詵幼女寶
錦出奔五將山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堅
過襲韭園前禁將軍李辨奔燕都水使者彭和
正慙自殺六月太子宏不能守長安將數千騎

與母妻宗室男女西奔下辨百僚逃散司隸校
尉權翼等數百人奔後秦慕容冲入據長安縱
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堅之未亂關中土燃
無火而烟氣大起方數十里中月餘不滅堅每
臨聽訟觀令民有怨者舉烟于城北觀而錄之
長安爲之謠曰欲得必存當舉烟關中又爲謠
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一作避虜秦
人呼鮮卑爲白虜慕容垂之起于關東果歲在
癸未秋七月堅至五將山姚萇遣驍騎將軍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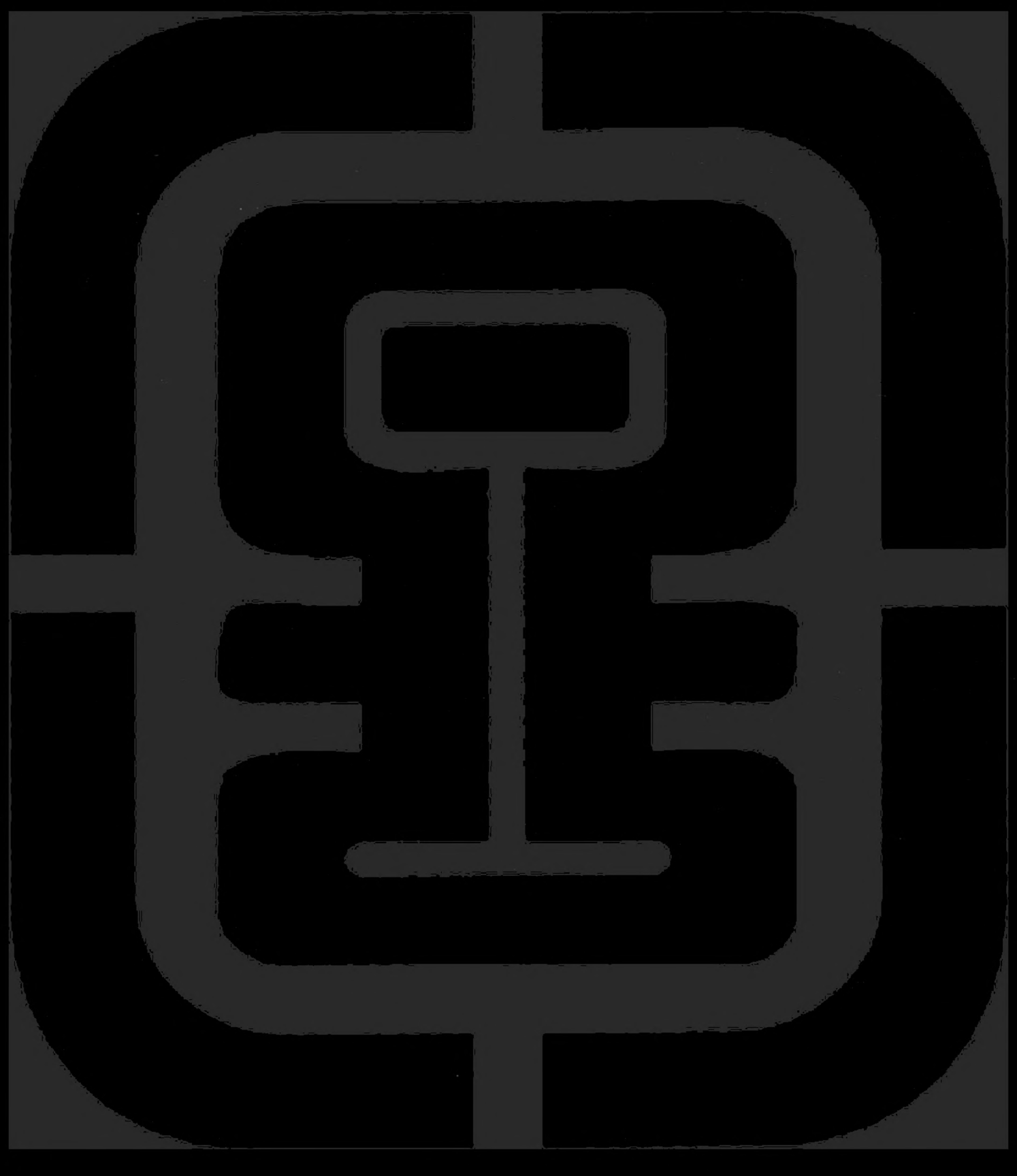
忠帥騎圍之堅衆奔散獨侍御十數人在側神
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堅
以歸新平縣幽之於室太子宏至下辨南秦
州刺史揚璧拒之璧妻堅之女順陽公主也棄
其夫從宏宏奔武都投氐豪強熙假道歸晉詔
處之　州歷位輔國將軍桓玄簒位以宏爲梁

義熙初以謀爲劉裕所誅八月萇使
應歷數可以爲惠堅瞋
目叱之曰小羊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

汝羌也圖緯苻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羌
名違天不祥其能久乎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
復遣右司馬尹緯說堅求爲堯舜禪代之事堅
責緯曰禪代者聖賢之事姚萇叛賊奈何擬之
古人堅見緯狀貌魁梧志氣秀傑腰帶十圍魁
偉異常驚而問曰卿于朕朝所作何官緯曰尚
書令史堅歎曰卿王景略之儔宰相才也而朕
不知卿宜其亾也堅自以平生遇萇有恩尤忿
之數罵萇求死謂張夫人曰豈可令羌奴辱吾

兒乃先殺寶錦幸丑裴遣人縊堅于新平佛寺中時年四十八張夫人中山公詵等皆自殺三軍皆爲之哀慟裴欲匿殺之名諡曰莊烈天王初堅强盛之時國有童謠曰河水清復清苻堅死新城堅聞而惡之每征伐戒軍候云地有名新者避之時又童謠云阿堅連牽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在江淮間（一作江河邊）又有謠曰魚羊田升當滅秦識者以爲魚羊鮮也田升卑也言滅秦者鮮卑也堅在位二十七年因壽春之敗其

國大亂後二年竟死於新平佛寺卒如謠言及丕稱號僞諡堅曰世祖宣昭皇帝堅既被殺後寺主摩沙爾常夢堅曰可爲吾作宮既而寺左右民家死疫相繼巫者常見堅怒曰吾不宮將盡殺新平民因共改新平寺爲苻家廟遂無復災每年正月二日民競祠以太牢

春秋第三十八卷

就李　屠喬孫
項琳之　仝訂